

——
——
——
桩桩血泪斑斑
件件曲折离奇
幕幕惊心动魄

传记

上

佟杰◎主编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孔衍泗

传记

上

佟杰◎主编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刑犯传记/佟杰主编. --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1990. 11
(2007. 8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304-3

I. 死... II. 佟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2571 号

Sixingfan Zhuanji

死刑犯传记 (上卷)

佟杰 主编

责任编辑:尚尔元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×920mm 16开本 11印张 126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 1990年11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2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5680-6680册 全套定价:97.50元

ISBN 978-7-80528-304-3

序

这是一本介绍死刑犯怎样走向罪恶深渊的书。它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，也不是案例的简单介绍，而是全国一些政法部门的干部和从事司法宣传的同志经过调查采访，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刻画，力图真实地再现死刑犯的生活轨迹。从人生、社会、法律的角度，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，单从这一点来说，此书就很值得一读。

人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很单纯、幼稚、善良，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，然而，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，又都走着不同的生活道路。有的功昭日月，青史留名；有的默默劳动，无私奉献；也有的罪恶深重，遗臭万年。书中所写的死刑犯，有的是党的干部，曾经为人民做过贡献，有过光彩的足迹；有的正值青春年华，一朵鲜花蓓蕾待放，本应有着灿烂的未来；有的原本是受害者，凄惨经历令人同情，不该走向刑场。可是，他们却都成了法律不可饶恕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人。本书选择这些具有典型性、传奇性、曲折性的题材，一桩桩血泪斑斑，一件件曲折离奇，一幕幕惊心动魄，值得人们深思、深思、再深思。

在现代生活中，法律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、经济生活、文化生活中，渗透到行行业业、家家户户、方方面面。人们说，生活中处处有法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随着改革的深化，国家的法律、

法规逐渐完善起来，因此，学法、守法、执法、依法办事是我们工作、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。不执法，就会使社会生活、经济生活混乱。不懂法，就会令您寸步难行，甚至触犯刑律。这些死刑犯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沉痛的教训。他们有的知法犯法，咎由自取；有的不能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、放纵自己，越轨自焚；有的不会依法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，激化矛盾、弄巧成拙；有的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本是受害人，反成犯罪者；有的利欲熏心，见利忘义，铤而走险，天良丧尽。更可怜的是那些法盲，被侵权而不知受害，触刑律而不知犯法，懵懵懂懂走向深渊。这里应当指出，违法犯罪，究其实质，是一个“私”字，如果一个人陷入私利的泥潭而不能自拔，愈陷愈深，就会利令智昏，最终必将淹没自己，这是一些人悲剧的根源。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、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，应该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辛勤工作和劳动，防止见利忘义、营私舞弊。私利——违法——犯罪，中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警惕的。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道德情操教育、法制教育，应当从小抓起，从家庭抓起，从学校抓起，让人们从小就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，良好的精神风貌，以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，以纯朴的心灵对待周围的人和事，做一名新时代高尚的人。

这本死刑犯传记是社会生活中的反面镜子，是进行法制教育的形象化教材，愿这本书能给您有益的启示。

（任俊杰）

目 录

序 (1)

第一章 走向刑场的财政厅长 (1)

吕梅卿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相片的时候，吴百辛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锤子照吕梅卿的后脑打去，吕梅卿一声没吭倒在地上，吴百辛又用锤子继续打两下，鲜血像泉涌般流出，吕梅卿当即死去。吴百辛拿过洗拖布的水桶接吕梅卿后脑的血，然后开始了销尸灭迹：用菜刀割下吕梅卿的头，并剔下肉，用小桶装了倒入厕所冲走。

第二章 死恋的黑洞 (14)

张国转过身来，两眼定定地看着她。“我们还能和好吗？”王燕无言地摇摇头，面色平静如常。张国看着她，忽然流下泪来。他一步步走过去，一直走到王燕面前，然后猛地伸出双手，死死地卡住了王燕的脖子。王燕平静地闭着眼睛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没有呼喊也没有挣扎，渐渐地停止了呼吸。

第三章 温文尔雅的暴徒 (29)

歹徒杀害吴振亚时，枪管几乎触到了他的后脑；王余馥被打倒后，歹徒发现他还没死，又赶上去补了一枪。这个歹徒，是多么的胆大妄为，又是多么的凶狠残暴哇！

许多人说，这样的人，不是赳赳武夫，也是莽莽凶汉。可是，案发后的第二天，凶手王辉来到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。他细高的个子，面孔白皙，浓黑的头发下，剑眉秀目，鼻梁高挺，唇红齿白，这模样，谁能说不是一个英俊小生？

第四章 杜晓范外传 (41)

早晨，他告诉妻子，部队的一位老战友来吉林办事，约她一起前去看望，并定好9时在红旗剧场门前碰面。儿子杜云鹏听说要去看战友，育儿班也不去了。一心想害死妻子的杜晓范，看到儿子也要去时，不免在暗地里流下了眼泪。但是，这也没有能阻止他放弃罪恶的念头。灭绝人性的丈夫手中的提兜里装着作案的斧子。一家三口向僻静的庆丰小区走去。人们在一座五层楼房内的缓台处，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：女尸微睁着双眼，半张着嘴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而没说出来；男孩较安静地仰卧在血泊里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，显然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能被亲生的父亲所杀害。

第五章 吞噬的灵魂 (51)

夜深深，意沉沉。酣睡之际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两人从梦境拉回。不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果卉的丈夫小孟闯进屋子。“跪下，都给我跪下！”小孟怒不可遏。康连福不情愿，又不得不跪下。果卉见状也和他并排跪在一起。沉重的皮带刮着风声卷了下来。一记记重重地打在康连福和果卉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。“妈的！你说，是公了，还是私了……”暴怒过后的小孟，拎起康连福的脖领子喝道。

第六章 痴情的杀人犯 (71)

中午，周将她唤到自己的房间。华月菊先发制人：“我已经结婚了，今后咱们一刀两断！”“断就断，把钱还给我！”“没那么便宜，我对你也够意思，也对得起你……”争吵越来越激烈，周忠华的愤怒之火被点燃了，他冲过去，双手紧紧锁住她的喉咙，掏出剔骨刀朝她面部、胸部胡乱地刺去。一下、二下……殷红殷红的血染透了她的白衫。她下意识地抵抗着。像恶鹰捕鸡，他将她摁倒在对角的床上，第九刀贯通了她的心脏。

第七章 轨道下面是泥坑 (85)

山路上走来一个人，是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边走边看。他迎上去。“大姐，有钱没有，借点。”那姑娘一愣，站住了，本能地退了一步，愤怒地瞪着他：“滚开，臭流氓！”“你骂谁？”他恶狠狠地扑上去。那姑娘后退几步就被他抓住了。她边喊边与他厮打。他将她衬衫一把撕开一个大口子，露出雪白的胸脯。

第八章 胜和村里的惨案 (94)

《便衣警察》已近尾声，屏幕上出现了演员表。梁维福的心跳立时加快了！浑身的血液像泛滥的山洪一样奔腾咆哮，令他颤栗不已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嗖地一下抄过锋利的斧子，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胆量和力气，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万立明的脑袋就“咔嚓”下去；没容人们反应过来，又赶到小屋，照躺在炕上的向秋萍的太阳穴处同样“咔嚓”下去。

第九章 鸳鸯美梦的破灭 (107)

7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。苗雨天到姐夫家取木材，正

好被崔坤留下。崔坤动手弄了酒菜，二人对酌起来。崔坤知道酒菜都是二人同吃，不能放毒，于是又到厨房冲了两碗麦乳精，自己留一碗，端给内弟一碗。苗雨天见姐夫如此热情，不能怠慢，接过来一口气喝下去了。他不知道这一喝又步了姐姐后尘。

第十章 噩 梦 (119)

他咬了咬牙说：“咱把她处理了！亚荣，你是医生，你看红矾行不行？”“红矾倒是可以，但不能用多，多了当时就能死，少了又不顶用。得用得适当，给人造成印象她是犯病死亡。”“对，就这么办！”叶长富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招了。第二天，叶长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到卫生所，把红矾交给了郭亚荣。

第十一章 赌海沉沦 (130)

黄昏，无家可归的张达久无法留朋友过宿，便领他来到村后的一座小山上。他们躺在松软的新草上，一时间竟无话可谈。死寂像晦暗的夜色压过来，他们仿佛喘不过气来。不多时，张达久开口了：“别偷牛了，咱俩抢钱去吧！”“抢钱？”“上老阎家，他这两年挣不少钱。”“真能有？”李少杰显然动心了。“那还能有假？”“村里的人都认识你。”李十分担忧地说。“那没事，咱杀人灭口。”他竟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。

第十二章 劫 后 (148)

妮娜笑嘻嘻地拉他起来，走到里间卧室的西墙边，拉开那墙上的绒帘。“我想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略带醉意的李德辉抬起头来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墙上的立体彩塑画片，是一伙恬不知耻的裸女，在做着各

种催人呕吐的动作。“嘤”的一声，画片移去，下面出现的画面更不堪入目。“性感吗？”妮娜发出一阵轻浮的浪笑后，命令道：“李生，向后转。”随着扯开衣背拉链的声音，妮娜的睡袍从双肩滑落，裸露着半截白皙的胴体……

第一章 走向刑场的财政厅长

吕梅卿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相片的时候，吴百辛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锤子照吕梅卿的后脑打去，吕梅卿一声没吭倒在地上，吴百辛又用锤子继续打两下，鲜血像泉涌般流出，吕梅卿当即死去。吴百辛拿过洗拖布的水桶接吕梅卿后脑的血，然后开始了销尸灭迹：用菜刀割下吕梅卿的头，并剔下肉，用小桶装了倒入厕所冲走。

1937年9月，在浙江省宁波市庄桥镇，一个英俊青年告别了娇妻爱女，与十几位有志青年一起，奔向延安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沿途，他们一边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，一边与阻截青年到延安的国民党军队周旋，从杭州乘船到苏州，再由苏州到南京，最后找到了八路军驻三原（西安市附近的县城）办事处，在办事处的帮助下，他们到达了当时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50年过去了，这十几位青年都曾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。当然，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，因种种原因掉队也不乏其人。可是，唯有这位英俊青年却是作为杀人犯，被戴着国徽的公安战士的枪声结束了他那曾经是

光荣显赫但又罪恶的一生。他，就是原辽宁省财政厅副厅长吴百辛。

1914年3月，吴百辛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庄桥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里。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，他从小就受父母的宠爱，又因天赋聪颖，在学校学习时，不但学习成绩好，而且还担任学生干部，经常受到师生瞩目。17岁那年，因和堂外甥女恋爱，两人一起私奔被抓回。在犯了“五族之内乱伦”的罪名下，被戴了一个月的手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由母亲做主，吴百辛匆匆地和一位比他大三岁的钱庄老板的女儿吕梅卿结婚。

应该说，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，吕梅卿容貌端正，受过旧式教育，识文断字，这对吴百辛不啻是个安慰。但是，好景不长。由于吴百辛的哥哥经营投机事业失败，全家破产了。住宅出押，仆人解雇，紧接着维系家庭纽带的母亲去世，使吴百辛这个初建的小家庭也在发生危机。女儿出世后，在无生活来源的情况下，吴百辛到店铺做过伙计，在岳父的资助下到上海商校学习，在工厂做过会计，尝到了人生艰辛。在此期间，他接受了抗日救国思想，与宁波市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，组织了青年救国会，并产生了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的思想。这样，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场面。

1937年10月，在八路军驻三原办事处的帮助下，吴百辛等十几人在八路军办的青训班学习抗日救国道理，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，并帮助青训班做些具体工作。在这段近二年多时间里，吴百辛充分显示出理财的本领和对音乐的天赋。他曾担任过学习班的会计，也担任过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三剧团团长，并于1941年1月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吴百辛没有完成鲁艺的学业，于1941年10月

到陕西省米脂中学担任教员。1944年，吴百辛与高巧云结婚。

高巧云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，其父母、哥姐都很早参加革命，高巧云在1943年也参加了革命工作。她比吴百辛小十几岁，长得柳眉秀目，笔挺的鼻子及椭圆形的脸蛋使她分外秀丽。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差异，高巧云的母亲根本不同意这桩婚事，但在高巧云的坚持下，只得作罢。

1945年，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，吴百辛与高巧云一道奔赴东北，开始了新的里程。

1945年12月，吴百辛和高巧云一起来到当时的辽西行署。吴百辛相继担任了辽西行署会计科科长、审计科科长等职务。工作中，吴百辛积极主动，不分白天还是黑夜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他所管辖的工作开展得很快，并显示出能独当一面的能力，得到领导的赞赏。1949年，吴百辛被调到东北财委总会计局，并被提升为会计处副处长、处长。

在吴百辛官运亨通的同时，他已经开始瞒着组织，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进行了另外一种行为的尝试。1947年，在吴百辛任审计科长的时候，一天午夜，辽北专署的一个同志送来六个半金镗子，因管库人已睡觉，吴百辛打了收条并收下，人不知鬼不觉地将此物据为己有。一直到1952年的“三反”运动中，吴百辛才主动交待，诚恳认错，并退回财物，此事才为人所知。

在吴百辛努力工作的这段时间里，高巧云不但尽到了妻子的义务，而且也在履行人母的责任。到东北后，由于她文化水平较低，一直在吴百辛的属下做整理和保管文件工作，再加上连续有了两个孩子，使工作受到影响。全国解放后，高巧云为了更好地工作，将孩子交给保姆，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夫妻感情融洽、和谐，充满了欢乐气氛，可是这种情况只持续到1951年。

1951年，吴百辛任东北区长期投资处处长；与此同时，又与中央财政部来的六七位同志一起，开始筹建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，作为筹建机构的负责人之一，吴百辛工作负责、热心。在筹建中，吴百辛积极设想怎样设置机构才能符合“投资银行”的需要，虽然他当时对银行的有些具体业务还不熟悉，但由于能够虚心听取同志们的建议，使得上报的筹建方案被财政部认可，并按此方案于1952年7月在辽宁沈阳正式成立了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，吴百辛任副行长。

随着地位的逐渐提高，吴百辛的思想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。在50年代，东北局交际处每周六都举行舞会，吴百辛与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光顾舞会。当他看见银行工作人员褚家风穿着时髦，人很丰满漂亮，便怦然心动。他看到褚家风和别的同志跳舞时，非常羡慕，他自己不会跳舞，就拼命学，并且要和褚家风跳。当吴百辛和褚家风跳舞的愿望达到时，他开始对高巧云看不上眼，认为高巧云没有风度、土气，每次跳舞都和褚家风回去，并开始对褚家风讲“我想和你跳一辈子舞才好”等挑逗的话。在吴百辛任长期投资处处长时，他不仅将褚家风从会计处调到投资处，并借口工作方便将褚家风从办公室外屋调到处长办公室，俩人开始在一个办公室办公，这一场罪恶从那时就开始了令人发指的一步行动。

褚家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1950年褚家风虽然只是个20岁的姑娘，但已有了参加革命4年的经历。她出生于一个市民家庭，念完初中后，1946年参加新四军第七军分区货管局工作，然后到华东建设大学学习；1948年在山东省北海银行德州支行任会计，1949年到东北银行总行会计处，与吴百辛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共同成为枪口下的幽魂。

对于吴百辛的挑逗，褚家风不仅心领神会，而且制造事端，增强吴百辛对高巧云的不满。一次，高巧云写一个纸条贴在走廊上，让她走路小声点，以免吵醒小孩（当时吴夫妇住一楼，女宿舍在二楼）。褚家风看后非常不满，在纸条上又写到“处长太太下命令”几个字，结果吴百辛批评了高巧云。随着吴百辛、褚家风日渐亲密，从拥抱亲吻，直到1952年发生关系，褚家风取代高巧云之心也一天胜似一天。褚家风公然对吴百辛讲：“高巧云这样落后，对你影响不好，精神负担不轻。”当1953年高巧云怀孕时，褚家风大发雷霆：“高巧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我成什么人了？”并公然要挟吴百辛：“你不解决，我就不干了。”吴百辛苦苦哀求她：“她生孩子前，我一定把她解决，不解决我没条件爱你。”到此时为止，吴百辛和褚家风开始了谋害高巧云的一系列活动。

高巧云想吃水果，吴百辛将买的桔子里的核挤掉，放进水银。高巧云吃了一二天后，牙床肿了，起黑斑点。吴百辛将此结果告诉褚家风，二人又将水银放入虎骨酒中，也没起多大作用；吴百辛又买奎宁，劝说高巧云为打胎大剂量吃，高巧云吃后，浑身冒冷汗，但过了一会也就好了；当这些均未奏效时，吴百辛开始光顾新华书店，注意看产科学的难产死亡病例，当他看到药物学的催产药物“脑垂×素”，麻醉学的麻醉药“氯仿”时，一个阴险、狠毒、灭绝人性的计划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。“小产、子宫破裂，出血、死亡”，而要做的无人察觉，必须用“氯仿”麻倒。为了让忠厚老实的高巧云不至于发觉他的用心，吴百辛以趁年轻多为党做工作劝说高巧云打胎。当时高巧云已是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沈阳分行拨款二科副科长，她深感小孩多，影响工作，丝毫没有察觉吴百辛的用心，在吴百辛的劝说下，同意吴百辛给打催生针（吴曾做过几天卫生员），就这样，吴百辛利用此机会，进行了

他的罪恶勾当。

1953年6月25日晚，吴百辛给高巧云打了二针催生针，很顺利地打下一个已满七个月的男婴，婴儿只哭一声就叫吴百辛用棉花闷死了。由于当时高巧云神志清楚，再加上吴百辛有点手软，就没有继续下手。6月26日上午（星期天），吴百辛到办公室将此事告诉了褚家风，褚家风的脸色很不好看，“看你的吧。”吴百辛下了最后的决心。当天晚上，褚家风与吴百辛在办公室里，将两把手术刀分别绑在两把苍蝇拍的杆上，并反复商议怎样才能使阴道不至于受伤，最后确定要用啤酒瓶嘴。当天晚上9点到10点间，吴百辛回到家里，利用高巧云诉说肚子疼之机，给高巧云点了“氯仿”。当点了四五滴时，高巧云说“行了”，但吴百辛骑在她身上对着她猛点“氯仿”，高巧云只能“唔唔”叫，挣扎着要抬起头，吴百辛凶狠地将高巧云的头按下，几分钟后，高巧云失去知觉。紧接着，吴百辛将啤酒瓶嘴插在高巧云的阴道里，把用苍蝇拍杆绑的手术刀伸进去，划了二刀，造成了子宫破裂的现象，致使高巧云失血过多死去。当高巧云死后，吴百辛又将头一天打下来的男婴放在高巧云大腿内侧，伪装成生小孩难产而死的场面，开始了他下一步的计划。

当保姆、司机及助产士等人在下半夜三四点钟被吴百辛急惶惶的叫声惊醒后，高巧云已经死去多时，吴百辛一面号啕大哭，一面说：“怎么生孩子也不吱个声呢？”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，收殮了死者。当天上午（即6月27日）9点多钟，吴百辛已托人将高巧云的户口注销，并到塔湾（沈阳市埋葬死人的地方）埋葬了高巧云和那个可怜的婴儿。在送葬途中，褚家风随在人群的行列中，假惺惺地流出眼泪。在当时，又有谁会想到，正是她的手，将高巧云推到了绝路。

高巧云死了，未见天日的男婴也死了，建行的部分同志在悲痛之余不由产生了种种疑问。这个疑问首先由一些生过孩子的妇女提出：“高巧云已生过三个孩子，而且都是顺产，这回怎么会因生孩子难产而死？”“生孩子怎么能不吱声就死去呢？”机关的几个女同志自发地上东北局去告状，在此情况下，东北局纪检委、东北财经党委、东北财政局党总支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于高巧云死后的第六天进行了开棺验尸。验尸后，调查组没有注意检验症状，只注意了检验结果。认定由于高巧云生孩子大出血，血倒流到腹腔内休克，没人急救而死。此结果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的同时，还宣布了高巧云的死与吴百辛没有关系，只是由于吴百辛平时对高巧云照顾不够，所以也有一定的责任。人命关天的大案被组织的结论给轻轻抹掉了痕迹，假象掩盖了真情，群众的怀疑被压了下去。同年12月，吴百辛被东北局组织部任命为东北局基本建设投资银行行长。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又对吴百辛1953年的工作做了“恰如其分”的评价：“该同志对各时期的主要工作，能根据上级指示，结合具体情况，抓住关键环节……在这些工作中，吴百辛一贯是积极负责，埋头苦干……作风和蔼，使人易接近，亦能注意运用集体的力量……”。地位的提升不仅重新证明了吴百辛的清白，又为假象的存在披上了权力的盔甲，为吴百辛的再次犯罪提供了又一个机会。

1954年1月28日，吴百辛与褚家风举行了婚礼。同年，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改为辽宁省基本建设银行，吴百辛又被任命为辽宁省基本建设银行行长。高巧云仿佛被人遗忘了，吴百辛、褚家风在杀害高巧云的屋子里过着夫妻生活，养儿育女。

1956年5月末，一位穿着湘云纱旗袍、烫发的中年妇女找到当时辽宁省委，自称是“从浙江宁波来找丈夫吴百辛的”，省委的